#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八十四　經部

#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一

## 月令第六之二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奎苦圭反弧音胡日在奎淮南子作招搖指卯

正義鄭氏康成曰仲中也仲春日月會於降婁孔疏從奎五度至胃六度在戌總曰降婁婁斂也萬物降落而收斂而斗建卯之辰也　高氏誘曰奎西方宿魯之分野在輿鬼南弧九星近井

建六星在斗上　皇氏侃曰弧當井之十六度建當斗之十度　孔氏穎達曰二月建卯卯昴也律歷志冒茆於卯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建以弧近井建近斗井三十三度斗二十六度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也三統歷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元嘉歷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井三十度中

案此謂驚蟄後三十日也奎西方木宿十六星形如破鞋廣十六度月建卯而日在戌卯與戌合也弧矢九星形如弓矢在井西建六星如舟在斗東唐月令二月節日在營室昏東井中曉箕中斗建卯位之初二月中氣日在奎昏東井中曉南斗中斗建卯位之中通書驚蟄日在室八度春分日在壁五度今時憲書驚蟄日在危十四度春分日在室九度降婁古法初奎五度終胃六度今法初室十度終奎十度

其日甲乙其帝大皡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案其音角以上凡說見孟月者玆不復載下並倣此

正義鄭氏康成曰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韋昭曰四隙四時之閒氣微細者春為陽中萬物始生四時之氣皆始於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　孔疏謂黃鍾大呂大蔟夾鍾助出四隙之微氣令不滯伏於下漢志曰言陰夾助夾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　韋氏昭曰二月夾鍾坤

六五也夾助陽聚萬物　高氏誘曰萬物去陽夾陰而生　朱子曰夾鍾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陳氏祥道曰夾鍾建卯之律也陽生於子終於午則卯為陽之中矣故曰夾鍾　張氏虙曰夾鍾又謂之圜鍾以春主規言之也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戸祭先脾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夏小正二月初俊羔助厥母粥榮堇昆小蟲榮芸桃始華玶雅作小桃華呂覽作桃李華倉庚鳴夏小正作有鳴倉庚鷹化為鳩小正作鷹則為鳩

而見於
正月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黃也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孔疏漢初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至後人事稍變故律歴志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　孔氏穎達曰爾雅釋鳥倉庚商庚郭景純云即鵹黃也李巡云一名楚雀方言云齊人謂之摶黍秦人謂之黃離幽冀謂之黃鳥化者反歸舊形之謂若為則不復本形矣　高氏誘曰鷹化為鳩其喙正直不復鷙擊　馬氏晞孟曰始雨

水陰陽交而成和也　朱氏申曰鷹以秋殺仲春仁氣盛故化為鳩　盧氏翰曰桃五木之精能伏邪氣亦有多品其曰華者小於衆桃花多實小不堪啗唯堪取仁此正始華之桃埤雅作小桃華是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鳩搏穀也　孔氏穎達曰爾雅鳩鵠鵴郭云今之布穀此鳥鳴則布種其穀　案陸佃埤雅云鷹鷙鳥也一名鷞鳩左傳曰鷞鳩氏司寇蓋鷹鷙故為司寇鷹為鷞鳩金眼鉤觜鐵爪劍

翮感秋氣則喙鉤善摶攫應陽而變則喙柔仁而不鷙矣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正義鄭氏康成曰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　張氏虙曰當卯上二月位也仲月所居在左右之中不謂之中而謂之廟方氏云以或享神於此尊之曰大天子不敢以為已居此呂氏之制也

通論陸氏佃曰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所謂青陽明堂緫章玄堂大廟以其居正有左右廂故也若中央大廟無左右廂故曰大廟大室且以著青陽等皆大廟也

案青者木之色陽始於東故謂之青陽高誘曰青陽東向當大廟中央室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少詩召反諸孤淮南子作孤獨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助生氣也　馬氏晞孟曰凡植

物始茁為萌浸長為芽動物始生為幼未壯為少植物欲無踐履故曰安動物欲無殄滅故曰養諸孫天民之窮者欲無夭絶故曰存　方氏慤曰窮民有四止及孫者以為人後存之助陽氣尤大也無父何怙有亡之道故以存言之

案安萌芽承前禁止伐木而言正月木未萌芽禁止斬伐而已至此則生意動而萌芽見焉故貴安之使漸長也養幼少專指人對後養壯佼養衰老而言春

養其幼夏養其壯秋養其衰順時令也諸孤尤幼少中之宜恤者禮春饗孤子養幼少之實也父死王事者其孤則春饗之其餘諸孤則存問以安養之而已

擇元日命民社

正義鄭氏康成曰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　方氏慤曰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也社土示也方春土發生之時祭

之以祈土事之無不善而已凡祭社而稷必從之止言社舉重以明輕爾

通論孔氏穎達曰后土謂五官之后土句龍為配社之人又為后土之官與左傳君履后土別郊特牲云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位成非常祭也

餘論丘氏光庭曰唐月令註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與鄭不同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而用戊

日土也

存疑馬氏晞孟曰日始於甲而社用之地以形成物而肇地事者氣也物成於辛而郊用之天以氣始物而終天事者形也萬物資氣於天故郊於孟春資生於地故社於仲春　應氏鏞曰元日祈於上帝所以祀天也命民社所以祀地也故皆以元日乾始坤生事之如一也載芟之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則藉田固已祈矣此復命民社蓋藉田所祈王自為立之王

社也此命民社王所為羣姓立之大社也

案社有對郊而言者北郊方澤之祭與南郊圜丘之祭同此禋祀之禮禮之最尊者不置稷也有與廟對舉者庫門之内左宗廟右社稷祭法所云王為羣姓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藉田之中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此血祭之禮禮之稍輕者皆置稷也置稷則社配句龍名曰后土稷配棄名曰后稷后亦司也尊之故曰后耳至北

郊則曰皇地祇不可名后土矣天之祭惟天子有之諸侯以下不得與焉地之祭不特諸侯有之而并使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葢天父道也地母道也父為後之子惟一人母則庶妾之子亦得母之也北郊之社盡載物之地而祭之天子大社盡中國九州之地而祭之王社盡畿内之地而祭之諸侯國社祭一國之地侯社祭一國自食之地下而州社祭一州之地里社祭一里之地而已此所謂命民社乃一

里之社其祭亦里宰主之但民皆得與於此所謂唯為社事單出里也舉下而上之春祈皆可知　又案郊特牲言日用甲用日之始也蓋敬其事則命以始耳周武王初行郊禮以辛未日故後祈穀之祭用辛若南郊則斷用冬至所謂迎長日之至也馬氏以形成氣始訓辛甲其意似鑿　又案羣姓統侯國言之大社尊於王社非民所得與矣應說亦誤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省悉井切囹音零圄音語掠音

亮

正義鄭氏康成曰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桎梏械也掠謂捶治人皆順陽寛也　蔡氏邕曰囹牢也圄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　焦氏喬曰夏曰均臺殷曰羑里周曰圜土秦曰囹圄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案均平也刑欲其平羑善也猶言福堂欲其遷善以致福或謂羑里乃地名未知孰是

方氏慤曰囹圄不可去故曰省以察之桎梏可脫故曰去以除之肆掠行於吏故曰毋以禁之訟獄作乎

下故曰止以息之凡此皆所以消陰事而已　馬氏晞孟曰天地作解之時人應之為解之事　應氏鏞曰肆縱也肆掠任意笞箠雖輕刑不可縱也　黄氏震曰助生氣禁其逆生氣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肆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

辨正應氏鏞曰桎梏且欲去之况敢暴尸乎且陳尸與掠治並言亦輕重不倫矣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

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禖音媒韣大木反夏小正作來降燕乃睇

正義鄭氏康成曰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字乳娶嫁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侯禖言禖者神之也御謂從往侍祠天子所御謂令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案玄鳥一名鷾鴯一名天女自呼曰乙故名鳦

徐

氏師曾曰此言祈嗣之禮

存疑鄭氏康成曰天子所御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也　方氏慤曰九嬪御九嬪與九御也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屬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三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高辛之世玄鳥遺卵有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　孔氏穎達曰蔡邕以為媒神自古有之高者尊也毛詩傳姜

嫄從帝祠於郊禖簡狄從帝祈於郊禖是簡狄前已有禖神矣鄭志焦喬云先契之時自有媒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後以簡狄之祥立高辛為媒神古昔先禖則㡀之矣又案世本伏羲制以儷皮嫁娶之禮則古先禖當是伏羲也　朱氏申曰后稷生於姜嫄故周人祀之為媒神

辨正張氏虙曰商頌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記因謂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取吞之而生契其言遂

流於誕孔氏詩疏引此謂玄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詩記其祈福之時耳孔子垂教怪神不語凡經所言為農有祈為兵有祈與凡水旱有祈皆正也周禮六祈獨不見媒官嘉祥之事然則高禖之祥豈容億度禮有舊典後王確守其禮可已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戸始出夏小正正月啓蟄雉震呴

正義馬氏融曰日夜分晝五十刻夜五十刻　鄭氏

康成曰又記時候發猶出也　高氏誘曰日夜分晝夜鈞也冬陰閉固陽伏於下是月陽升震氣為雷激氣為電蟄伏之蟲始感陽而蘇開戶以出也　孔氏穎達曰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雷出有漸故云乃發聲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戶謂穴也蟄蟲早

者孟春己出晚者二月始出故云咸動明正月未皆動也庚蔚之云先記時候以應節後記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故重記之

通論方氏慤曰春秋之分陰陽適中而日夜無長短之差故言日夜分然春分以陽為主故繼言雷乃發聲秋分以陰為主故繼言雷始收聲乃者繼事之辭始者肇事之辭終則有始故也

案馬融說日夜分據日出日入為限於分字甚明若

如蔡邕據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為晝則不可言日夜分矣又古法子午時皆十刻餘皆八刻故百刻今時憲書時皆八刻故晝夜共九十六刻要之二分之日夜分二至冬之日短夏之日長原未嘗不同也

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先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猶動靜

高氏誘曰鐸木鈴也金口木舌曰木鐸金口金舌曰金鐸所以振告兆民者　陳氏澔曰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褻瀆天威也生子不備謂形體有損缺凶災謂父母　方氏慤曰凡此皆奮鐸所令之言其奮之人亦遒人小宰類與　彭氏廉夫曰春分後六日其候曰雷乃發聲則有司之令其春分後四日與案天子既禮所御於高禖又奮木鐸以令娠婦誠以嗣續所關綦重貴賤一也陰陽值二分則中中則當

篠其和二至則極極則當防其絶而雷電交作尤陰陽昧雜故不可不慎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度音杜量音亮甬音勇概古代反淮南子下有令官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因晝夜等而平所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　孔氏穎達曰律歷志黒秬一黍為一分十分為

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五度審矣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其實一龠容千二百黍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黃鍾之龠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百二十斤為石五權正矣又云權與物均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龠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動微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

案律歷志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

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以井水准其概銖者物由忽微始著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交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

馬氏睎孟曰鈞石出於

衡斗甬出於量權者衡之用概者量之用也

通論馬氏睎孟曰王者觀象於天然後稽器於人上承天之所為下以正其所為同度量權衡蓋自舜以來有是法也　陳氏祥道曰㮚氏以鬴為量法止於三則升豆鬴是也律歷志以斛為量法備於五則龠合升斗斛也法止於三自升而上登之以四則升四而豆豆四而鬴故鬴六斗四升法備於五自合而上登之以十則合十為升升十為斗斗十為斛故斛十

斗然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一鈞斛亦方尺而圜其外其重二鈞輕重不同何也周禮璧羨之度從十寸橫八寸皆為度則外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自方八寸而八之則方六十四寸漢無八寸之尺斛之內方皆十寸也故言方尺而不言深尺自方十寸十之則為方百寸故不同也鬴之制旁為升臀為斗腹為鬴斛之制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臀為斗腹為斛蓋內方所以處數外圜所以

利用耳高而小臀卑而博因其小者為升合因其博者為斗豆制器尚象豈偶然哉

存疑吳氏澄曰鈞謂均平之與同角正一義非三十斤之鈞也

案左傳異義云北魏及齊斗稱於古二而為一北周及隋斗稱於古三而為一又唐六典内外官司皆因隋制大史大常大醫用古制故當時有大斗小斗大兩小兩之名歐公集古録得漢銅甬銘曰容十斗重

四十斤以今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是斗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又王莽布長二寸五分今一寸六分有竒廣一寸今六分半是後之大於古量爲最權又次之度又次之又沈括云秦漢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之權量大於唐元史云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斛又大於宋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闔戶臘反夏小正二月往耰黍

正義鄭氏康成曰用木曰闔孔疏左傳晉州綽以枚數闔闔是齊城門知用木也用竹葦曰扇孔疏庶人蓽戶故知竹葦與闔為對文也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孔疏廟接神尊故在前寢藏衣冠對廟為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牆寢制惟有室而已　高氏誘曰耕者少舍言耕皆出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尚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傳曰震雷出滯土不備塈辟在司寇闔扇門扇也民所由出故治之寢以安身廟以事祖大事兵戈征伐也案鄭以廟之寢言高以人之寢室言二說相兼乃備

存疑鄭氏康成曰含猶止也因蟄蟲啓戶耕事少閒
而治門戶也　陸氏佃曰細言闔扇大言寢廟以著
其餘莫或不修也此之謂畢備　張氏虙曰當寒之
時塞向墐戶修之者去其向之塞闔其戶之墐古人
慮農事之或妨也謂農之闔扇可乘閒而修之若國
之寢廟旣以畢備不必作此大事以妨農之事葢寢
廟告成無有虧闕不必修也
案詩言四之日舉趾仲春耕作方殷安得謂耕者至

此稍休乎恐不若高說之確也闔扇兼城郭宮室諸門寢廟舉其重者寢廟畢備則他或不求備矣陸謂無不修張謂寢廟不必修恐皆未允也大事如築城郭造宮室皆是不止兵戈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漉音鹿陂彼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　高氏誘曰為盡天物也　方氏慤曰川澤之物非竭其水不能盡取若陂池則漉以網罟可盡之

矣二者主漁者言之毋焚山林主田者言之凡此皆以遂生物之理而已　張氏虙曰周禮春蒐火弊獻禽因焚萊除草也然惟蒐時為然常時固有禁

案流曰川瀦曰澤皆水之自然者堰曰陂鑿曰池皆水之人為者涸澤焚林逆生氣為甚故禁之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讀獻夏小正頒冰在三月

正義鄭氏康成曰鮮當為獻聲之誤也孔疏據詩獻羔祭韭知鮮當為獻羔謂祭司寒也孔疏以下有薦寢廟恐人疑是獻羔寢廟故言祭司寒也

司寒玄冥水神也祭司寒而出冰孔疏以傳云祭寒而藏之知出亦祭司寒薦於宗廟乃後賦之孔疏乃賦之謂孟夏凌人職夏頒冰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孔疏北陸虛也十二月日在虛西陸朝覿而出之孔疏西陸昴也四月日在昴畢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孔疏杜預云沍閉也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孔疏祿位謂命夫命婦賓謂接迎賓客食謂尋常飲食喪謂死喪祭謂祭祀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饗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孔疏桃去不祥棘刺禦惡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

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孔疏左傳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畢賦應得冰之人無論尊卑盡賦與之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

高氏誘曰春薦韭卵取冰以祭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開冰在卯月左傳火出為辰月周禮夏頒冰乃巳月不同者建辰火星始見建巳火星漸高早則三月之末晚則四月之初又三月内得有四月節也月令季冬藏冰詩三之日納于凌陰鄭

云𥂁地晚寒所以校遲一月也　方氏慤曰古者鑿冰於建丑之月以重陰方固而達陽氣也藏於寅以少陽尚栗而閉陰氣也開於卯以陽方中而順中氣也頒於巳以陽方盛而禦暑氣也既曰廟又曰寢何也王者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王者七廟而周官隸僕止掌五寢以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　葉氏曰周官外饔之膳羞必以鑑酒人漿人之酒醴亦以鑑是飲食不可無

冰也祭祀共冰賔客共冰大喪共夷槃是賔客喪祭不可無冰也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二月將開冰始治鑑夏頒冰秋刷冰室是四時皆治冰政也葢陰陽二氣流行一氣未至則閉而為災一氣或過則乖而為疾故方陰盛而陽微也則鑿冰以達陽而備暑方陽盛而陰消也則出冰以助陰而禦暑　董氏應暘曰冬藏冰以節地下陽氣之盛此開冰以節地上陽氣之盛

存疑陳氏祥道曰先儒謂廟藏神主祭以四時寢藏衣冠祭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祭川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蓋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廟後之寢也　方氏慤曰開冰陽事也用羊為火畜也不以羊而以羔者方少陽用事而又品物少故也先薦寢廟所以重時物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

案適士以上乃有廟庶人無廟祭於寢禮有田則祭

無田則薦先王以孝治天下知人子之心無窮而分則有限其有限者以祭定之其無窮者以薦伸之故於四時之物先薦寢廟見薦者以生人之道事之三年之喪主未入在廟而在寢可薦即無廟而祭於寢者亦可薦也若謂藏衣冠之寢則薦亦以享神也不於主而於衣冠何哉　又案羊為火畜本鄭氏說其實開冰非重祭故不用牛司寒天神不可過卑故不用特豚耳

存異陸氏佃曰鮮如字擊牲曰鮮言鮮者以下祀言不用犧牲嫌於不殺見小祀用牲唯開冰也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菜呂氏春秋作采

正義鄭氏康成曰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習樂習歌與八音為季春將合樂也 高氏誘曰上旬丁日命

樂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學習舞也舍猶置也樂謂六代之樂中旬丁日又入學習樂樂所以移風易俗協和民人也　馬氏睎孟曰親往視之為道之存故也用丁為文明故也　董氏應暘曰仲丁不往視上丁已視之也　黄氏震曰月令皆用呂氏月紀此以采為菜傳寫誤爾

通論孔氏穎達曰孟春習舞仲春又習皆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王者習舞所以應之大胥春合舞秋合

聲自是春秋之常事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但仲春習舞季春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否孟春習合禮樂為將飲酎事稍輕天子不親往故但命樂師飲酎在朝天子親往而不云樂正文不備也仲夏樂師修鞀鞞為大雩預習之其事亦輕若雩時用盛樂天子親往亦命樂正也季秋習吹為將享帝亦樂師習之春夏重舞秋冬重吹故各舉重言之其實春亦有吹秋亦有舞也孟冬大

飲烝亦在大學天子親往與飲酎同季冬王與族人燕在大寢其事亦輕故大合吹亦命樂師　方氏慤曰此先習舞後釋菜以春陽動舞以應之以習舞為主也大胥先釋菜後合舞以入學教人必禮先師以舍菜為主也二者不同先儒合之誤矣　陸氏佃曰凡春習舞皆月習之至此乃釋菜爾　張氏虙曰習樂於樂無所不習不特舞也古人作樂所以導和於天下乃時之常事豈必有所為乃一習之哉

存疑高氏誘曰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此之謂也

案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然而習之亦各有所專所謂時敎必有正業也春樂秋禮豈春不用禮秋不用樂哉以陰陽大分言之也而就樂言則又以舞鼓動為陽吹寧靜為陰春習舞秋習吹此又陰陽之小分也習禮樂非專為祭與飲而祭與飲必用之君子

無適非禮樂況事之大者哉鄭於習禮習吹必云為
某事固近於拘若夫工瞽舞人於將有事而預習之
亦其敬事之道則然必謂不待此時始習亦過也
又案鄭注莱如字高氏則莱為采高氏蓋依呂氏本
也然儀禮只有釋幣而無釋采之文高以釋采即釋
幣是屈儀禮以從呂也惟是月令原本呂氏說故尚
可存之若謂他經釋莱皆可作采亦並為釋幣之說
則未可信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祀蔡邕作祈唐月令有是月也祀日於東郊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　蔡氏邕曰祈者求之祭也預說水旱疾疫諸事必用圭璧但以皮幣更犧牲左傳所謂祈以幣更也

高氏誘曰時尚生育故不用犧牲　孔氏穎達曰此謂祈禱小祀若大祀自依常法

存疑鄭氏康成曰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　孔氏穎

達曰應祀之時用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更之　馬氏睎孟曰古之制器者尚其象故圭銳而璧圜其備物也致其義故皮致其文幣致其實其用不同用圭璧更皮幣非古也

案諸本皆作祀而鄭孔說謂用圭璧皮幣以更犧牲陸馬諸說謂用圭璧以更皮幣揆之文義俱未安恐不若蔡本作祈而其說亦明白有據也詩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蓋祈亦用犧牲用圭璧此尚生

育故但用圭壁而以皮幣更犧牲蓋以用獸之皮如用牲也不用犧牲用圭壁為句更皮幣三字申上不用犧牲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掠音亮淮南子下有二月官倉其樹杏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秋令則酉氣乘之行冬令則子氣乘之行夏令則午氣乘之也八月宿值昴畢畢好

雨故大水寇戎來征金氣動也畢又為邊兵孔疏元命包云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

十一月為大陰故陽不勝民多相掠陰姦衆也蟲螟暑氣所生為災害　高氏誘曰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殺戮故寒氣猥至而寇害之兵來伐其國也冬陰縮殺而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勝故麥不熟而民飢民飢故相掠夏氣炎陽而行其令火氣勝故旱熯極陽生陰故蟲螟作害　方氏慤曰水之氣寒故寒氣總至麥以秋稼夏乃穡仲春向

於成矣而陽不勝故不熟螟食心夏德在火而心屬焉其害亦以類而已　陳氏澔曰行秋令為酉金所傷冬令為子水所淫夏令為午火所泄也　張氏虙曰麥為寒氣所害故不熟　朱氏申曰麥火穀陽不勝故不熟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胃音謂日在胃淮南子作招揺指辰夏小正三月參則伏

正義鄭氏康成曰季少也季春日月會於大梁案疏謂在

胃七度蓋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也而斗建辰之辰也　高氏誘曰胃西方宿趙之分野　孔氏穎達曰三月建辰辰振也律歴志振美於辰三統歴三月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昴八度昏翼四度中旦女三度中元嘉歴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昏七星初度中旦牽牛初度中　徐氏師曾曰七星星也其星亦七故曰七星

案此謂清明後三十日也胃西方土宿三星鼎足廣十五度月建辰而日在酉辰與酉合也七星南方陽宿七星如鉤其廣七度牽牛河鼓也牛北方金宿六星二角三腹一尾其廣亦七度河鼓三星直建牛上若牽之者故曰牽牛不言牛而言牽牛牛星稍細牽牛明大易見也唐月令三月節日在婁昏柳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初三月中氣日在胃昏張中曉南斗中斗建辰位之中通書清明日在奎十二度穀雨

日在婁十度今時憲書清明日在壁八度穀雨日在奎九度大梁古法初胃七度終畢十一度今法初奎十度終昴三度

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洗蘇典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案國語註是月之物脩潔故用之宗

廟致神納賓　漢志曰洗潔也陽氣洗物辜潔之也　班氏固曰洗鮮也萬物去故莫不鮮潔也　高氏誘曰姑故洗新也是月陽氣養生物皆去故就新也　朱子曰姑洗之律長七寸一分

存疑王氏喬桂曰姑洗長七寸二分自夾鍾益九分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蓱始生鴽音如虹音紅見賢遍反蓱步丁反

夏小正有委楊䍧羊㲉則鳴桐始華作拂桐芭呂氏春秋淮南子唐月令蓱作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記時候也鴽鴾母孔疏爾雅釋鳥文郭氏曰謂鵪也螮蝀謂之虹孔疏爾雅釋天文郭云雌曰蜺雄曰虹虹明盛者蜺暗微者蓱萍也其大者曰蘋孔疏爾雅釋草文郭云蓱水中浮萍高氏誘曰桐梧桐也是月始葉鴽青州謂之鴾周雒謂之鴽幽州謂之鷃　孔氏穎達曰虹者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　陸氏佃曰蔡邕云桐木之後華者也稱之故曰始　馬氏晞孟曰田鼠化為鴽陰類之慝遷乎陽而性和也蓱

始生陰氣之浮以承陽者也　方氏慤曰虹者天地訌潰之氣仲春陽方中陰莫能干焉至於辰則過中矣故陰干之而虹見且氣以有所干而交無所干而辨故孟冬陰陽極辨則虹藏　朱子曰虹隨日所映故朝西而莫東虹者天地之淫氣也　盧氏翰曰蓱無根而浮與水常平故謂之蓱楊花入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則生一夕生九子江東謂之薸

案桐有四種一白桐一青桐一荏桐一罔桐蓋木之

陰者陰為陽所散故白乳盡乃華爾雅榮木曰桐蓋華而不實者其實者謂之梧田鼠嗛鼠夜行貪殘駕一名鴾鶉夜則羣飛晝則草伏陰為陽所化故走化而飛貪化而善猶有陰焉未離其類故夜飛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為虹蓋雨者陰陽之和而日復以陽奸之故謂之淫氣其雄者竟天而明則截雨雌者長丈謂之霓反能致雨故曰大旱之望雲霓又莫虹則旱若日出即虹則雨隨至故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

蓋陰陽之交氣隨其所勝而雨不雨分也蓱有三種大者曰蘋圓徑寸餘小者曰萍小如豆三月柳絮入水則化為萍陰弱從陽浮故無根也其一種大而有乂缺根長繫水底名荇菜又名接余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正義鄭氏康成曰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張氏虙曰當辰上三月位也　朱氏申曰右个以其介於右也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鞠居六反又去六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孔疏色黃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與桑同色又當桑生時故知桑服先帝大皥之屬孔疏以不云上故知非天以春祭大皥故知大皥以蠶功大當非一人故云之屬　孔氏穎達曰據禮祭五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與桑同色故知為蠶求福王權賀瑒熊氏並以為祭之在明堂以大皥祭在明堂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將耕也祈穀於上帝所以祈有秋

將蠶也薦鞠衣於先帝所以祈有春蓋王與后常相資以成者也

案黄帝之妃西陵氏始蠶後世祀為先蠶或天子先告黄帝而后乃祀西陵與　又案王后六服有鞠衣服以躬桑則鄭訓為蠶求福祥非無據也但本文言先帝不言上帝五帝安見非指宗廟乎禮夫人蠶繅以共衣服則后之服鞠衣以蠶正以供宗廟之祭服也天子先薦鞠衣於先帝以告將蠶亦其宜矣天子

南北郊亦服后躬桑之服天尊祖親后不與於郊且婦人之事近於褻故不敢告天也若胡氏謂后妃事非天子當與則不然耕助以供粢盛天子諸侯事也而后夫人主種稑之種則王與后相資以成必矣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覆芳服反音福鮪于軌反夏小正祭鮪見二月

正義鄭氏康成曰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側也薦鮪進時美物也為麥祈實於含秀求其成也

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　高氏誘曰天子將乘舟始漁恐有穿漏反覆視之至於五慎之至也鮪似鯉而大詩曰鱣鮪潑潑進此魚於寢廟禱祈宗祖求麥實也　孔氏穎達曰鮪似鱣而長鼻口在頷下體無鱗甲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鮛鮪　方氏慤曰覆以視其表反以視其裏必至於五至尊所乘不敢不慎之至也禮有告具告備具則苟具而已備則無所不備焉見精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示親漁也先王

之饗親牲必親牽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薦必以鮪為其特大也農將登麥故祈其實慮稼穡之卒痒也

存疑董氏應暘曰薦鮪以薦新也非為麥祈而祈麥則因薦鮪而舉

存異張氏虙曰天子於是乘舟其春遊與惟天子不以無事出因薦鮪於寢廟

案言始乘舟不言始漁季冬已命漁師始漁矣此繼

事故不言始也季冬親往視之而不乘舟則乘舟於是始故特言始乘舟危事也不敢不慎故重其詞也夏小正祭鮪在二月祈麥實在三月則兩事也董說有據矣周頌有潛以薦魚也禮食麥以魚魚者麥之配故薦魚以祈麥禮亦重矣而張氏以乘舟為春遊因薦鮪於寢廟且謂天子不以無事出故因薦鮪是薦鮪乃為春遊藉端而垂之為典何以示訓與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

以内句古侯反音鉤内入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　孔氏穎達曰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内　方氏慤曰辰月以前句者亦出而未畢萌者亦達而未盡至此乃畢出盡達矣有終謂之畢無餘謂之盡春主發散宜出秋主揫斂宜内當此而可以内乎下布德行惠皆其事也　朱氏申曰發動而有所至泄出而有所續天地之化方宣而外達人

之政事顧可內之使內入乎　彭氏康夫曰布於萬物曰生氣原於造化曰陽氣　陳氏澔曰不可以內言當施散恩惠以順生道之宣泄不可吝嗇閉藏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廩呂氏春秋作窌

正義鄭氏康成曰振猶救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　高氏誘曰方者曰倉穿地曰窌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絶府庫

幣帛之所藏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聘而禮之將與興化致理也　孔氏穎達曰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續曰絕皇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謂王者勉勸諸侯令聘問有名之士禮接德行之賢者也　方氏慤曰發倉廩所以賜貧窮振乏絕而已開府庫而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故也周天下言聘名士禮賢者之廣勉諸侯則又欲諸侯之致力焉名士有實之稱賢者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

體之賢不止於名禮不止於問此輕重之别也　吳氏澄曰天子既自有所聘所禮已而在諸侯境者又勉諸侯聘禮之欲周於天下而一無所遺也　陳氏澔曰在内則命有司奉行在外則勉諸侯奉行凡此皆天子之德惠　徐氏師曾曰凡此皆不内之謂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孟春生氣未盛故命相布德施惠而已至此生氣方盛故天子布德行惠焉　馬氏晞孟曰周禮以鄉師賙萬民之艱阨以司門養死政之

老孤其天患民病則又以司救施惠之邦之委積遺人掌之野之鋤粟屋粟旅師聚之則春省耕而補不足所以待貧窮之絕者此其時矣然古養士以學馭臣以柄後世不能一於學然後以私恩聘名士不能用其柄然後以私敬禮賢者是其秦風乎

存疑鄭氏康成曰周謂給不足也　孔氏穎達曰蔡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案周禮廩人職亦言九穀似未確）又云名士謂德行貞絕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而臣者賢者名士

之次故於名士加束帛以優之賢則禮之而已

案文義命有司領起發倉廩開府庫對舉惟方說最為分明若如鄭說則天下之不足者多矣府庫之幣帛有幾能盡天下而周之乎孔謂賢次於名方謂賢不止於名亦方說較勝但名士人所共推如謝安殷浩之類未必盡有其實賢則確見其實矣故聘之以其名禮之以其實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

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上上聲行如字隄丁兮反道去聲塞入聲淮南子塞下有自國始至竟止

正義鄭氏康成曰廣平曰原孔疏爾雅釋地文國也邑也平野也孔疏國邑原野各一物故歷數之溝瀆與道路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孔疏不云隄防隄防非可通之物古者溝上有路孔疏周禮溝上有畛川上有路此通言之與彼别方氏慤曰司空掌土之官方春物生應時而雨謂之時雨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騰上而為災故命以豫備之術也循行行之

有序周視視之無遺修而利之使無害道而達之使無壅開而通之使無阻皆無有障顯以為隱塞虛以為實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朱氏申曰隄防以捍水者溝瀆以行水者道路人所往來

案隄以蓄水防以障水溝以通水瀆以受水而溝上之路亦田畊之水所由以入溝者內而國邑外而原野皆疏通之無有障塞所以備潦而於疏通之中寓瀦蓄之法夏小正言越有小旱則所以備旱亦不外

此矣

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罝音嗟子斜反罘音浮翳於計反音噎餧音委又去聲於偽反九門呂氏春秋唐月令並作國門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鳥獸方字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罝罘孔疏爾雅兎罟謂之罝郭云罝遮也罘罬通孫炎云兩轅網廣雅云罘兎罟也鳥罟曰羅孔疏爾雅文網小而柄長謂之畢孔疏似天上畢星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　陸氏佃曰王城面各三門南北九

經東西九緯毋出九門謂毋出此門也　吳氏澄曰南三門王之正門平日此等之物皆不得出餘門則出此月則皆禁之　徐氏師曾曰此仁及鳥獸之禁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　孔氏穎達曰路門内有者不得出路門應門内有者不得出應門以此雖宫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

案田獵之人豈有由天子路門出者孔氏亦知其非故附會為路應門内容有苑囿閒地可弋獵但不得出此門由其説推之則郊門闗門之内皆可弋獵特不可出郊闗門耳是以地立禁非以時立禁也若謂季春九門内亦不得弋獵則但曰是月也禁弋獵足矣又何必言毋出九門乎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

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柘之夜反植音治直吏反籧筥同君呂反或作籧誤筐丘狂反齊齋同鄉覲並去聲省生上聲繭古典反共供同呂氏春秋戴勝作戴任曲植作挾曲籧作蒙

正義鄭氏康成曰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毋伐桑柘愛蠶食也鳴鳩飛且翼相擊孔疏爾雅釋鳥鶌鳩鶻鵃郭云似山鵲而小青黑色多聲孫云一名鳴鳩戴勝織紝之鳥孔疏郭云頭上戴勝李巡云一名鵖鳩孫炎云即鳴鳩自關而東謂之戴鵀非也是時恒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此蠶將生之候也曲薄也孔疏方言云宋魏陳江淮閒謂

之曲或曰麴自關而西謂之薄植槌也孔疏懸蠶薄柱宋魏陳楚江淮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齊謂之絆皆所以養蠶器也后妃親采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鄉時氣也明其不常留養蠶也孔疏暫示法而已若常留則東西南北無定面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孔疏據祭義文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也孔疏知不兼三夫人九嬪者以尊不當在禁限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治蠶於北郊孔疏此在季春者仲春浴種此又浴也熊云蠶為龍精二月值大火始浴女外內子女也孔疏外子女甥之女內子女同姓女周禮稱內宗外宗未嫁者不與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

孔疏執操養長也謂內外子女執養蠶之事毋觀去容飾也孔疏志在養蠶無暇容飾婦使縫線組紃之事孔疏事專在蠶登成也敕往蠶者蠶畢轉課功以勸戒之　高氏誘曰鳴鳩班鳩是月直刺上飛高數十丈乃復戴勝鷗鳩爾雅云鷗鳩部生於桑是月其子彊飛自桑空中來下故曰戴任降于桑也曲三輔謂之栚案栚讀朕關東謂之棏案棏讀摘青徐謂之曲圓底曰蒙方底曰筐皆受桑器王親耕故后妃親桑以為天下先勸衆民也案栚棏橫者植直者加曲於上以受蠶非曲異名也

方氏慤曰齋戒以神明其事東鄉以迎時氣也曲而織故曰曲直而立故曰植籧席之粗者筐筥之方者皆蠶具也省婦使不煩以他役使得一意於蠶以勸其事也蠶畢而登其數乃分繭使之繅稱絲使之織效其功之多少以供祭服特言郊廟外祭莫重於郊内祭莫重於廟也此言共孟夏言給者以后妃所躬蠶者致其恭合貴賤之繭稅則無不足也　張氏虙曰野虞如周禮山虞澤虞　朱氏申曰鳴鳩拂羽

則人當效其儀戴勝織絍之鳥所以示婦功降桑則人當務其本曲薄也所以藉蠶植柱也所以承曲室謂之籧以宿蠶器謂之筐以求桒　徐氏師曾曰命野虞以下將蠶之事后妃以下方蠶之事既登以下蠶畢之事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監號並平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工師司空之屬官孔疏以司空掌工巧此稱工巧師長知之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孔疏熊氏云金鐵一庫皮革筋一庫角齒一庫羽箭幹一庫脂膠丹漆一庫各以類相從也量謂物善惡之舊法孔疏依舊法審察幹器之木也孔疏周禮弓人析幹此不但弓幹但器之材樸皆是凡揉幹有當用脂良善也咸皆也於百工皆理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曰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時若弓人春液角孔疏春時先浸其夏治筋孔疏筋柔於角故於角預令和濡夏暑濕之時始治之秋合三材

孔疏角在内筋在外幹在中秋時陰陽氣調用膠漆絲合三材冬奠體之屬也孔疏體往來之體冬氣凝寒物皆牢實內弓檠中使之堅强用時非一物故云之屬淫巧謂偽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令月令無于時作為作詐偽　孔氏穎達曰言造作器物當依時序悖時則物不堅牢又當依舊法過巧則使上生奢泰之心

胡氏銓曰脂以柔皮革　方氏慤曰工師百工之師故命之令百工五庫以五材而得名金鐵之類皆不離五材也先儒别而為五拘矣不謂之材而謂之

量以材各有所受也咸理使之各治其事曰號恐或惰於事也工固有巧然過巧則淫故此因其作而戒之孟冬又因其成重戒之　張氏虙曰咸理不特一工為然曰號不特一日為然　朱氏申曰淫巧蕩上心玩物足以喪志也　彭氏廉夫曰古者工執藝事以諫敢為淫巧以蕩上心乎

通論丘氏濬曰虞廷九官共工居一蓋事雖小而君心之斂蕩係焉天下安危生民休戚皆係君心心一

蕩則宮室服用必費財勞民而人有不堪矣然是心也斂之則難蕩之則易其始未嘗不起於微細而終於莫救此箕子於紂之象箸而知其不至於瑤臺璇室而不已也古人防未然之欲而謹其微者豈不深哉

存異陸氏佃曰五庫五兵之庫此言兵器後言祭器案五庫有四說前二說皆可通陸謂五兵之庫恐不然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合樂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　黄氏乾行曰前既習舞習樂此又大合之則聲容皆備歌舞相成因陽氣之盛以風天下不特國子民俊已也　馬氏晞孟曰凡聲陽也春陽之中也大合樂必待陽中之末中聲之所止也蓋中聲以降非和平君

子弗聽矣

通論方氏慤曰於大合吹不率公卿諸侯大夫以不若合樂之備也於釋菜亦率之謹其行禮之始也

存疑陸氏佃曰季冬所謂大合吹即此所謂大合樂或言吹或言樂相備也

案陸說與方說相反而方為正蓋以文論則統言樂必有吹可知單言吹未見其必備樂也以義論則冬之氣尚閉藏不若春之氣皆和暢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累上聲讀纍讀㡉皆非

正義鄭氏康成曰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廐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書其數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録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

高氏誘曰累牛父牛騰馬父馬皆將羣遊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

孔氏頴達曰在廐牡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

案乘者皆用牡馬故詩言四牡今刻本皆作牝誤也

方氏慤曰

合而遊於牧所以順陰陽之性且欲其孳生之蕃也

牧蓄養之地

存疑陸氏佃曰言遊牝則牡雖在牧不得遊也嗜欲

不制則雖有龍牡猶將耗矣

案累負而上騰躍而起牛遲重故云累馬驃疾故云

騰皆壯欲就牝之形陳謂縶纍之牛非也言遊牝遊

之者壯也周禮所謂中春通淫也若謂壯不得遊駒

犢何自生乎但既遊之後必檢柙之使有節耳駒馬

新生犢牛新生者犧牲體全而色純者駒犢統所生息者而言亦可供他用先言犧牲舉重也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難乃多反儺同磔竹栢反攘如羊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難難陰氣也陰氣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孔疏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比天為陰故云陰氣月初至中日從胃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孔疏石氏星經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隷索室驅疫以逐之又磔

牲以攘於四郊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　高氏誘曰南西北九門嫌非王氣所在故磔犬羊以禳使木氣盡達　吴氏澄曰難者聚衆戲劇以盛其喜樂之氣使人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亦先王燮理之一事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案難者蒙熊皮黄金四目執戈驅逐有似於戲耳未嘗聚衆戲劇若後世魚龍曼衍之爲也　張氏虙曰聖人順陰陽之理惟恐邪之足以干正春氣發生有不正者干

之則發生之功不遂於是難之以畢春氣遂其不正使春氣得以成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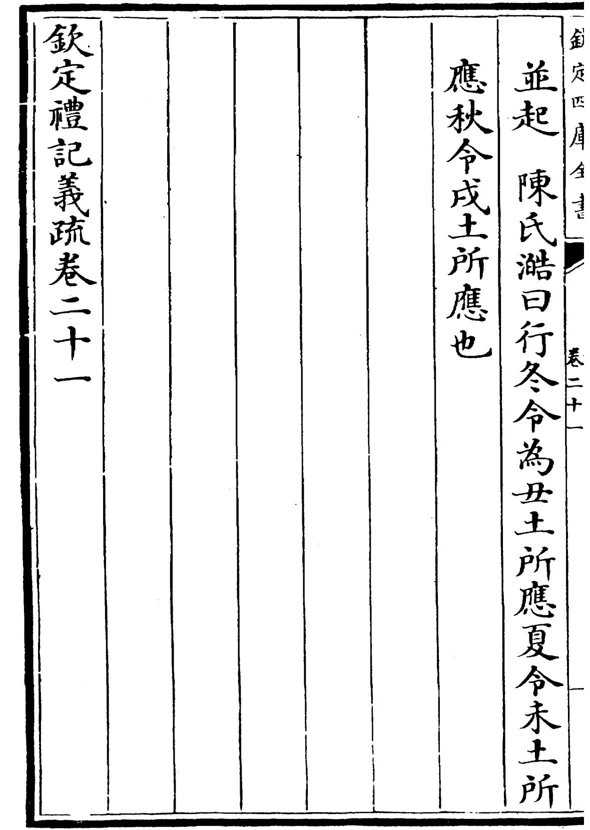
通論方氏慤曰難以除陰慝以狂夫為之狂疾陽有餘惟陽有餘足以勝陰慝也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禳於九門欲陰慝之出也冬旁磔不止九門也畢春氣畢其功於前達秋氣達其道於外送寒氣陰積而成寒一歲陰慝之盛未有甚於此者也故其難特大歲將往矣故以送言之所難而敺者邪氣也畢之達

之送之者正氣也惟夏不難陽盛之時陰慝不能作也春曰命國秋曰天子冬曰命有司何也天子之難為國而已非自為之命有司而已此言之序且互相備也　陸氏佃曰言國則九門不在郊之外可知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竝起淮南子下有三月官鄉其樹李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冬令則丑氣乘之行夏令則未

氣乘之行秋令則戌氣乘之也肅謂枝葉縮栗大恐水訛相驚孔疏冬氣來乘水欲至季春屬土水不來六月宿直鬼鬼為天尸時又有暑故多疫山陵不收高者暵於熱也陰淫霖也雨三日以上曰霖孔疏左傳文令月令曰衆雨高氏誘曰春行冬寒殺之令故寒氣早發草木上竦曰肅木不曲直也氣不和故國大惶恐行夏炎陽之令火干木故多疾疫雨澤不降故山陵所殖不收行秋金之令金者水之母故多沈陰為淫雨又金為兵故




並起　陳氏澔曰行冬令為丑土所應夏令未土所應秋令戌土所應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鄭　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八十五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二

月令第六之三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婺音務又夏小正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日在畢淮南子作招摇指巳

正義鄭氏康成曰孟夏者日月會於實沈孔疏實沈申次之󻃛

而斗建巳之辰也　高氏誘曰畢西方宿晉之分野

孔氏頴達曰夏假也四月建巳巳已也律歷志巳

盛於巳三統歴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度中旦虚三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昏角六度中旦危六度中元嘉歴四月節日在畢十一度案畢十一度當作昴十一度今刻本誤耳昏翼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昏軫十度中旦虚九度中

案此謂立夏後三十日也夏大也物盛而長大也畢西方陰宿八星狀如掩兎之畢旁一星為耳白虎性猛故以畢制之其廣十七度月建巳而日在申巳與

申合也翼南方火宿二十二星爲朱鳥之翼廣十九度女北方土宿婺女吕氏作須女婺須皆女賤者之稱四星如箕廣十一度唐月令四月節日在昴昏翼中曉牽牛中斗建巳位之初四月中日在畢昏軫中曉須女中斗建巳位之中通書立夏日在胃十三度小滿日在畢初度今時憲書立夏日在胃一度小滿日在昴三度實沈古法初畢十二度終井十五度今法初昴四度終觜九度

其日丙丁淮南子上有其位南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丙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強大又因以為日名焉易曰齊乎巽相見乎離孔疏引以証丙丁為明者之義　孔氏穎達曰律歴志云丙炳丁成也炳明於丙大成於丁　陳氏祥道曰丙數七丁數六同於為火為禮　張氏虙曰丙丁屬夏以夏盛德在火也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子曰黎為火官　高氏誘曰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號為神農死祀南方為火德之帝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為高辛火正死為火官　孔氏穎達曰春秋說云炎帝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杜預云祝融明貌　張氏虙曰漢魏相傳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而司夏火性炎上故曰炎融者火之明盛也

案炎帝天火德之帝祝融天火氣之神神農吳回則人帝人官之配食於此者也

其蟲羽

正義戴氏德曰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　鄭氏康成曰象物從風鼓葉飛鳥之屬　高氏誘曰盛陽用事鱗散而羽鳥屬也　朱氏申曰夏則前而禮羽蟲屬焉以其色文也　吳氏澄曰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有鳥之象故凡物之有羽者屬火　盧氏翰

曰南方朱鳥七宿火屬其類為羽故夏則其蟲羽

其音徵律中中呂徵音止中呂之中仲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分宮音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記云徵亂則哀其事勤孔疏宮數八十一三分之為二十七者去其一餘五十四徵數次少故徵清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孔疏無射律長不及五寸三分之為一十六而有餘者三

益其一則為六寸半而有餘也　周語曰中呂宣中氣　漢志云微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中呂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　班氏固曰呂拒也陽氣將極陰始自中拒難之也　高氏誘曰徵火也位在南方仲呂陰律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類陽也　韋氏昭曰四月仲呂坤上六也管長六寸六分陽氣宣散於外陰氣閉藏於内所以助陽成功也　陳氏祥道曰中呂建巳之律四時之序猶伯仲焉春為伯夏

為仲是時夏氣始行故曰仲呂　朱子曰管子云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太史公云徵動心而和正禮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　又曰仲呂之律長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

存疑王氏禹桂曰仲呂長八寸一分自姑洗又益九分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數七下唐月令有其性禮其事視

正義鄭氏康成曰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亦舉成

數也孔疏易地二生火於南天七成火於南但言七以成數為功也又皇氏侃云火生數二得土五而成故七也 苦焦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 孔氏穎達曰火所以在南者從炎上之氣炎上者從陽也夏味苦臭焦者火之氣味火燒物則焦焦則味苦

馬氏睎孟曰夏以陽極生火火之成形而炎上炎上則作苦矣物以火化則其氣為焦故曰其味苦其臭焦

其祀竈祭先肺

正義鄭氏康成曰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孔疏少牢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奥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户之禮孔疏奥門外西室之奥知西室者以神位在西也陘竈邉承器之物以土為之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以為老婦之祭盛於盆非也言祭黍或無稷也高氏誘曰

吴回回祿之神託於竈是月火王故祀之肺金也祭先之用其所勝也　孔氏頴達曰此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爨者老婦之祭　張氏虙曰夏與冬為對人之生不在家則在路夏祀竈賴其養于家冬祀行賴其利於路也　朱氏申曰竈者物之所以化夏則陽極而陰化也故祀之祭先肺夏火之勝金也　黄氏震曰夏火盛克金故祭先肺以金養之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螻音婁蟈音國螻蟈鳴夏小正作鳴蜮蚓淮南

予作�革王瓜生呂氏春秋作王善生夏小正又有鳴札囿有見杏

正義鄭氏康成曰螻蟈蝦蟇也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　高氏誘曰蚯蚓自土中出王善或瓜瓠瓝也是月乃生爾雅不榮而實曰秀　孔氏穎達曰周禮有蟈氏先鄭云蟈蝦蟇後鄭云今御食蛙　方氏慤曰蚯蚓至陰之物故感正陽之氣而出王瓜南方之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南方之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　馬氏睎孟曰螻蟈

陰而伏者乘陽而鳴蚯蚓陰而屈者乘陽而伸王瓜陽物之可以勝陰者火炎上作苦故苦菜秀　張氏虙曰王瓜大瓜也種最多有大有小以大者為善苦菜詩謂之荼　盧氏翰曰蚯蚓無心與阜螽交引而後伸一名土龍

存疑高氏誘曰螻螻蛄也蟈蝦蟇也陰動於下故螻蟈應之而鳴　張氏虙曰蛙能鳴蟈鳴尤甚故周禮蟈氏掌其禁　盧氏翰曰螻一名螅蛄當夏氣之盛

則夜鳴聲似蚯蚓亦謂之土狗

案夏小正三月𧕅則鳴傳曰𧕅天螻也四月鳴蜮傳曰蜮屈造之屬則螻蟈似是二物但與注疏不合姑

存待考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騮音畱粗七奴反淮南子下有南宫御女吹竽笙其兵戟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堂左个太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屬水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

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　高氏誘曰乘朱路駕赤騮順火德也騂馬黑尾曰騮　孔氏穎達曰色淺曰赤深曰朱路與衣人功為之故須深旂亦人功然不須深若馬與玉自然之色不能深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先悉薦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帥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　高氏誘曰火王南方故於南七里之郊還從南郊還也封諸侯賞以茅土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之謂也

通論應氏鏞曰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而東郊亦順景風以行賞則封於盛夏古之制也葢封爵以夏時而出命田邑至秋始割耳要之可以待時而賞者特其功之常其非常者自

不容緩司馬法所謂賞不踰時者也　陸氏佃曰於天子言無不欣說於相言無有不當亦立言之法存疑鄭氏康成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淮南子作脩禮樂饗左右

正義髙氏誘曰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利民人樂所

以移風易俗蕩人邪心存人正性故使習合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爲將飲酎　孔氏穎達曰不言是

月因上文至必當其位皆立夏日處分

辨正張氏虙曰禮樂不可一日廢以時習合非有所

爲也

案禮樂之事無所不該亦斯須不去於此命之亦以

順陽義耳豈專以飲酎一事哉孔謂命於立夏日無

據

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禄必當其位當去聲舉長大淮南子作舉孝弟必當其位淮南子作佐天長養

正義鄭氏康成曰贊猶出也桀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大尉秦則有之爵禄當位使順之也　王氏肅曰長大形貌壯大者　高氏誘曰贊白也遂達也材過千人爲俊萬人爲傑有賢良長大之人皆自達舉用之故齊桓公命鄉有孝於父母聰慧質直仁秀出於衆者則以告有不以告謂之蔽賢

而罪之此之謂也　孔氏穎達曰桀俊謂多才藝賢良謂有德行　方氏慤曰大尉古司馬司馬政官命之取人取人將以為政王制司馬辨論官材亦此意也贊之遂之舉之不可以虛拘故繼以行爵出祿爵必當其德之位祿必當其功之位也　徐氏師曾曰長大以力言王制云執技論力是也

存疑馬氏晞孟曰桀者其才特俊者敏於德佐上利下宜為臣者賢志於善者良體仁而能元者長篤實

而有光輝者大也　胡氏銓曰長大學長而德大存異孔氏穎達曰中候握河紀舜為大尉是堯時置之三王不置

案唐虞官制具見虞書無大尉名桀俊之桀唐月令作傑長大若如馬胡之說則亦桀俊賢良也不如王說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隳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壞音怪隳䧏通許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毋壞墮爲逆時氣也毋起土功發大衆爲傷蠶農之事也毋伐大樹亦爲逆時氣也

高氏誘曰繼長增高無有壞隳象陽長養物也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皆所以順陽氣也　孔氏穎達曰繼長增高王者施化當繼續長養之道而勸民種植長養增益高大之物也　馬氏晞孟曰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高之者天地繼之增之者人故曰人終天地之功也欲其長則勿壞欲

其高則勿墮起土功發大衆伐大樹皆所以壞墮之也　張氏虙曰當夏之時物無不長無不高也勿使有壞是繼之勿使有墮是增之也土功一起築城鑿池能無壞墮乎大衆一發車徒征行能無壞墮乎若伐大樹則壞墮又甚矣皆所當戒也　徐氏師曾曰起土功發大衆則妨農桑之事伐大樹則傷條達之氣故皆禁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繼長增高謂草木盛蕃廡

槩長高所該甚廣鄭謂草木未該

是月也天子始絺

正義鄭氏康成曰初服暑服　高氏誘曰絺細葛也

通論方氏慤曰絺凉以禦暑裘温以禦寒孟夏暑之

始也故言始絺孟冬寒之始也故言始裘　張氏虙

曰夏葛冬裘天下之常惟天子尤以順時為道也

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

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行為勞並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重敕之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孔疏遂人職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此舉遂以包鄉故鄭兼云鄉也

王居明堂禮曰毋宿於國今月令休為伏　高氏誘曰野虞位卑故命之出行田原曰為天子者見天子留意於農野虞之行如天子親勞然也司徒位尊命之循行縣鄙都者人情所樂居命農勉作以趨時在田而不在都也　方氏慤曰野虞外官故曰出司徒内官故曰循農亦民也而民不止農欲農營其事之勞也故勞

之欲民趨其事之樂也故勸之皆欲無失其時而已

都者君子之所居鄙者野人之所居力耕養人野人之事禁之毋休於都則於農不能無所強矣故曰勉

之者勸也非其志而我強之者勉也　黄氏震曰夏

案勸者勞之惰者勸之曰農曰民互文爾　馬氏睎孟曰彼欲為而我道

則農居田間之廬舍冬則歸都邑之居　彭氏康夫

曰命野虞又命司徒尊畀勸飭殷勤之至也

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毋大田獵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傷蕃廡之氣也　高氏誘曰毋大田獵為夭物也　方氏慤曰四時之田夏曰苗以其為苗除害而已故曰毋大田獵若秋獮冬狩則為大矣　張氏虙曰五穀正長獸或害之不得不驅重其所當重然不敢多殺以傷長氣也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正義鄭氏康成曰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　高氏誘曰麥始熟故言嘗彘水

畜夏所宜食也先薦寢廟孝之至也　胡氏銓曰君子一食不敢忘其親

通論方氏慤曰以彘嘗麥以水勝火也仲夏以雛嘗麥者以木生火也仲秋以犬嘗麻以金勝木也季秋以犬嘗稻以金勝金也夫勝所以治之生所以養之合所以和之故食齊得其宜焉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斷丁亂反麥秋至句當在農乃登麥上呂氏春秋作靡草死斷薄刑無決小罪二句淮南子無斷薄刑三

句

正義鄭氏康成曰聚畜百藥為蓄廡之時毒氣盛也靡草舊說薺葶藶之屬孔疏葶藶之屬枝葉靡細故云靡草因無正文故引舊說明之出輕繫崇寬也　蔡氏邕曰百穀各以其初生為春成熟為秋　高氏誘曰陽氣極故藥草成微陰已伏於下故斷薄刑決小罪以應之也輕繫不及於刑者故出之　方氏愨曰周官醫師掌聚毒藥藥之采不必皆在孟夏而蓄廡之時可采者為多凡物感陽

而生者彊而立感陰而生者柔而靡靡草至陰所生故不勝至陽而死也凡物生於春長於夏成於秋而麥獨成於夏故言麥秋以於麥為秋也刑主國言罪主人言方正陽之月於陰事未宜大有所施故止及薄刑小罪也　陸氏佃曰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是亦仁義所以繼長增高也且言靡草死麥秋至而後用此亦因時順氣矣　徐氏師曾曰此恤刑之事是時天氣始炎恐罪人之繫於圜土者或以鬱蒸而生

疾故刑之薄者即斷決之不久繫也罪之小者即決遣之不收繫也繫之輕者即縱出之不復繫也今時熱審減刑即其制

存疑鄭氏康成曰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　胡氏銓曰有大姦惡義在必戮過今日便不可而曰必俟立秋可乎若大姦惡猶可以緩死則盛夏勿論可也

寀薄刑小罪如鞭作官刑扑作教刑之類本不罹於五刑而姑繫之以待訊者即斷決而出之雖稍示懲終以時當寛大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収繭税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長上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收繭稅收以近郊什一之稅孔疏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北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之稅也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孔疏泉府云凡賒者以國服為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在上各有等限高氏誘曰

均平也桑多稅多桑少稅少　皇氏侃曰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惟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　孔氏頴達曰以桑為均收稅之時以受桑多寡為賦之均皆什一也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婦老少　馬氏睎孟曰以桑為均上所征者地守而人功之至不至不為增損亦勸其勤而督其惰之術也　張氏虙曰周禮內宰

職后妃率内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為祭服則蠶於蠶室者内外命婦也后妃因内外蠶事之畢以其繭獻於天子當季春蠶事之興天子薦鞠衣以求福令蠶事既畢后獻於天子以告成功禮也　徐氏師曾曰季春言蠶事既登要其終而言此則正終之以給郊廟之服無敢私用敬之至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后妃獻繭内命婦獻繭於后妃也孔疏知非后妃獻繭於王者祭義云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於夫人是夫人不獻繭知后亦不

獻也收繭稅者收於外外命婦孔疏知專收於外命婦者以內命婦既已獻繭也

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　孔氏穎達曰既是官家之桑繭應全入於已所以有稅者以其夫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以供造之

存異張氏虙曰貴賤長幼如一什一則皆什一什二則皆什二也

辨正胡氏銓曰經云后妃獻則獻於王矣鄭據祭義

謂夫人不獻則后不獻案天子尊於后妃若諸侯與
夫人體敵也不可以為比又祭義云世婦獻繭于君
則夫人不獻可也此不云世婦獻繭於天子則后自
獻無疑矣鄭又謂狀外命婦繭稅案內宰職后妃帥
外內命婦蠶則繭稅亦內外均何必外命婦
案本文明言后妃獻繭則獻之者后妃矣胡氏說是
也國語云命婦成祭服則皇氏謂其妻供造得之而
孔謂官家所給非也內命婦若九嬪世婦則其繭悉

輸於后若内宗之女及兄弟之妻則各供其夫之祭服但收繭稅耳耕者之稅什一則桑者之稅必無什二張說尤非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直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互其文孔疏明孟冬亦當用禮樂　高氏誘曰酎春醖也詩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在朝若漢嘗酎及春秋見於嘗酎則皆於廟與此別　馬氏晞孟曰左傳見於嘗酎與執膰焉則在廟之酎漢酎祭獻金亦在廟也豳詩為此春酒躋彼公堂則在朝之酎此亦宜在朝也

方氏慤曰冬大飲亦用禮樂而於此特言之以用之於是為盛故也

存疑胡氏銓曰食貨志酎飲酒亦於廟不言獻酎祭廟而云飲者蓋夏月時祭用酎常祭也祭畢則飲故

不云獻

衆南北郊及四時廟祭月令皆不見則此謂飲可也

謂因祭而飲亦非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来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来格秀草不實數音朔蝗音皇又淮南子下有四月官田其樹桃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秋令則申氣乘之行冬令則亥氣乘之行春令則寅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

得雨傷故不滋鄙界上邑小城曰保皆金氣為害也蝗蟲為災者寅有啓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不實氣更生之不得成也　高氏誘曰孟夏盛陽而行金氣故苦雨敎穀而不滋四境之民畏寇賊之來而入城郭以自保守也行冬寒固閉之令故草木蚤枯而水來敗郭奸時逆行之徵也行春時啓蟄之令故蝗蟲敗穀木氣多風故暴疾之風應氣而至使當秀之草不成　方氏慤曰雨謂之苦以

極備而為人所苦也與詩所謂甘雨異矣夫雨所以滋穀而苦則反傷之故不滋鄙邑之在外者保城之在内者人自外入内為安象秋氣之歛藏故也感肅殺之氣故蚕枯大水冬之盛德所在也春木盛故蝗殘其末不實亦禜於末也　陳氏澔曰行秋令為申金所泄冬令為亥水所傷春令為寅木所淫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亢音剛一音抗夏小正五月參則見

時有養日初昏大火中日在東井淮南子作招揺指午

正義鄭氏康成曰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孔疏鶉首未次之鄉而斗建午之辰也　高氏誘曰東井南方宿秦之分野　孔氏穎達曰五月五日午蕚也蕚布於午三統歴五月五日日在井十六度昏氐二度中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旦奎十一度中元嘉歴五月五日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旦危九度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氐五度中旦室五度中案日躔當以節氣為定五月五日其節氣淺深不可知安能定日躔

案此謂芒種後三十日也東井一名天井南方木宿八星狀如井字故謂之井廣三十四度月建午而日在未午與未合也亢東方金宿四星狀如彎弓廣九度危北方陰宿三星中曲而東廣十六度唐月令作五月之節日在參昏角中曉危中斗建午位之初五月中氣日在東井昏亢中曉營室中斗建午位之中通書芒種日在畢十四度夏至日在井一度令時憲書芒種日在畢九度夏至日在觜九度鶉首古法初

井十六度終栁八度令法初𥬲十度終井二十七度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㽔賓㽔人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㽔賓者應鐘之所生三分益一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㽔賓之律應周語曰㽔賓所以安静神人獻酬交酢　漢志㽔繼也賓導也陽始導陰使繼養陽也　高氏誘曰陰氣萎㽔在下如主人陽氣尊重在上如賓客也　何

氏肩曰是月乾陽反於下為復坤陰生於陽中為姤陰生為主陽謝為賓賓主之象禮既獻酢又酬之陰陽代謝之義也　韋氏昭曰五月蕤賓乾九四也管長六寸二分　朱子曰蕤賓律長六寸二分八釐

陳氏祥道曰蕤賓午律陽至午則始衰也草木蕤矣陰用事而陽為賓焉

通論陳氏祥道曰由殷以前音不過五至武王代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

天鼉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於是增變宮變徵為七音應鍾變宮隂之終蕤賔變徵隂之始應鍾變隂而將之陽蕤賔變陽而方至隂也

存疑王氏喬桂曰蕤賔得九寸當午之中陽之極也寀常反覆蕤賔之義而惕然懼也是時陽德方盛隂氣始萌似陽為主而隂為客然一隂既生則隂在内而為主陽在外而為客矣而陽方喜隂之至見其柔順導而進之而不知由此以前由夬而乾孚號有厲

其夬一陰也如此其難由此而後由遯而否姤之女壯履霜堅氷如是乎其危也吾心理欲之幾國家治亂之界皆始於至微伏於不覺而終於莫救可不懼哉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螳音堂蜋音郎鵙工役反夏小正有淳游有斂乃爪鵙小正作鴂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記時候也螳蜋螵蛸母也鵙博

勞反舌百舌鳥　高氏誘曰螳蜋一名天馬一名齕疣兖州謂之拒斧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故伯勞鳴傳曰伯趙氏司至者也反舌能辨反其舌變易其聲效百鳥之鳴謂之百舌應陰故無聲　孔氏穎達曰螳蜋一名不蝎方言云譚魯南謂之蟷蠰齊杞東謂之馬穀三河曰螳蜋燕趙曰食疣其子總曰螵蛸爾雅作蟬蛸伯勞鳴將寒之候豳地晚寒故詩曰七月鳴鵙時候異也反舌春始鳴至此稍止蔡云反舌

鳴蛙非也蛙正聒耳何云無聲乎　方氏慤曰暑極於季夏則此時尚為小矣螳螂與鵙皆隂類故或感微隂而生或感微隂而鳴百舌之鳴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隂而無聲　馬氏睎孟曰是月隂慝始作螳螂生慝見乎形鵙始鳴慝聞乎聲反舌以陽數而作以隂收而息　陸氏佃曰伯勞賊害之鳥應隂氣之動陽氣為仁義隂氣為殘賊也反舌非不鳴特鳴而無聲耳　張氏虙曰火流則暑退暑極於火中此時方

至也

通論陳氏澔曰凡物皆感陰陽而成故得時則鳴失時則廢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堂大廟南堂當大室也　張氏處曰當午上五月位也

案天子向明而治故正其名曰明堂卽朝諸侯布政

令之堂也曰明堂而又曰大廟者兼祀五帝則祀大德之帝於此也居亦於大廟之大室而不言室室必堂上之後舉堂而室可知也即此大室開其南閉其東西北之户而又為明堂大廟之大室矣

養壯佼佼古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助長氣也　高氏誘曰壯佼多力之士養之慎陽施也　孔氏穎達曰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故養之以助長氣

也
通論方氏慤曰萬物生於春而長於夏故形色如此先王養之使成亦輔相裁成之道也　陸氏佃曰大化有四春生夏壯秋老冬死也
案朱子移此句入上章與舉長大相屬或謂壯佼者何須又養且壯佼者多矣可徧養乎不知春養幼少夏養壯佼秋養耆老冬飭死事各以時氣分屬之其實孤老待養壯佼原不待養也試思養老四時皆行

何必定仲秋一舉則養壯佼雖列其目何必定爲之說飲設食乎若此者俱不必以辭害意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鍾磬柷敔鞀鼗同鞞音裨竽音于箎音池柷昌六反音祝敔魚呂反音語

箎簧呂氏春秋作壎箎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將大雩帝習樂也脩均執調飭皆治其器習其事　高氏誘曰鞀鞞鼓以節樂故脩之琴瑟管簫以宣音故均之干戚戈羽以持麾故言

執竽笙壎箎音上和故言調鍾磬柷敔以正樂以和成故飭整之也　孔氏頴達曰鞀或爲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揺之旁耳還自擊鞞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劉熙釋名云鞉導也以導樂作鞞裨也以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冒之其中空廓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施絃張之大琴謂之離孫炎云聲畱離也郭璞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大瑟謂之灑聲變布如灑出也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謂如箎六

孔大管謂之簥簫編二十管長尺四寸大簫謂之言

干盾也戚斧也戈鉤孑戟羽鳥翮周禮羽舞皇舞之

屬是也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列管瓠中施簧管端

大笙謂之巢十九簧釋名云竽汙也其中汙空笙生

也象物出地所生篪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

三分名翹廣雅云八孔先鄭云七空釋名云篪啼也

如嬰兒啼大篪謂之沂簧横也横施管端氣鼓之而

為聲鍾空也内空受氣多大者曰鏞磬聲堅罄罄然

大者曰鼖所以鼓柷謂之止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橦之令左右擊所以鼓敔謂之籈敔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脩理其舊均平其聲執搡持營為調調和音曲飭整頻器物也　許氏慎曰女媧作簧隨作笙　陳氏祥道曰詩言左執簧非笙中之簧也　方氏慤曰鞉鞞鼓與鍾磬柷敔其聲質而一故脩以治之飭以正之而已琴瑟簫管竽笙箎簧其聲文而雜故必均

之使平調之使和也干戚戈羽無聲但執之以待用故言之別如此　馬氏睎孟曰簫植簧於枷竽笙植簧於匏

存疑孔氏穎達曰竽笙之總名也

案本文言竽笙箎簧與上下文一例皆以四物為句且於舉笙之下又舉笆然後別舉簧則簧當別為一物許陳諸說得之孔疏以竽總笙未確　又案十九物于八音金石絲竹匏革木七音俱備獨缺土音笆

簧呂覽作壎箎則土音不缺似可從

通論陳氏祥道曰鼓以節之鼖以兆之大鼓謂之鞞爾雅謂之麻以其音概而長也小鞞謂之鞀爾雅謂之料以其音清而不亂也作堂下之樂必先鼖鼓周禮司馬職王執路鼓尤大旅帥執鼙鼓尤小可知儀禮應鼙在阼階西建鼓之東應朔在西階西建鼓之北應朔皆小鼓奏樂先擊西朔而東鼙應之是應朔倡始應鼙和終而應朔以其引鼓又謂之朄儀禮有

朔無頬周禮有頬無朔其實一也世本庖羲作瑟五十絃黄帝使素女鼓之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舊圖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餘四絃案疑作六謂之番番者嬴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荀卿曰鳳凰于飛其音若簫簫長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善應故謂之管尺二寸者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筊爾雅大管曰簥以其聲大而高也小曰箹以其

聲小而深也中曰篞以不高不卑不大不小若土之
與水相入也有虞氏下管至周而大備若孤竹之奇
禮天神孫竹之衆禮地祇陰竹之幽禮人鬼各從其
聲類也周禮笙師教吹笙竽爾雅大笙曰巢小曰和
先儒謂笙大十九簧小十二簧竽三十六簧笙長四
尺竽長四尺二寸後世和皆十七簧外設二管不定
置謂之義管更調則更用由是定制二管於匏中為
十九簧韓非子曰竽者五聲之長竽倡則諸樂皆和

白虎通曰簫者中呂之氣易說曰簫者夏至之音九寸之管主黃鍾十寸之管應十月廣雅曰箎八孔鄭司農曰七孔不可考也十二辰之大鍾特縣謂之鏞非是則編爾雅中曰剽小曰剡周禮編鍾編磬皆十二為堵二堵為肆堂上一鍾一磬則不編鼓柷謂之止欲戒止於早也鼓敔謂之籈欲脩潔於後也

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為去聲雩音余辟音必

正義鄭氏康成曰陽氣盛而常旱孔疏四月純陽用事故制月為雩月縱不旱亦雩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孔疏周禮女巫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旱是大烖歌哭是吁嗟之類注春秋者謂雩遠也遠為百穀求雨自鞀鞞至柷敔皆作為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孔疏女巫旱暵則舞雩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后稷句龍之類孔疏不云句芒蓐收舉有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是四月周於秋三月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孔疏春秋書秋雩者二十一

而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孔疏夏五月周秋七月也天子雩上帝
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
高氏誘曰名山大川泉源所出非一故言百為民祈
雨重之故用盛樂六代之樂皆用也百辟畿內之百
縣大夫　孔氏頴達曰將欲雩祭先祈祀山川百源
為將雩之漸重民之義也既雩之後又命諸侯雩祀
古之百辟及卿士等生存能立功有益於人者攷異
郵説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祭封內大夫禱所食

邑山川凡雩必先禱故此經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也禱者不雩僖公二年冬十月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為禱祭而不雩故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　馬氏睎孟曰山川百源氣之鍾也百辟卿士有功烈於民者也所以為民祈穀者靡神不舉矣　徐氏師曾曰此天子雩祀之禮侯國亦有舞雩但殺於天子耳

通論陳氏祥道曰禮有先大而後小者異尊卑也祫

而後時祭郊而後三望之類是也有先小而後大者致敬文也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也此祈祀山川百源然後大雩致敬文之義既雩帝然後雩祀百辟卿士異尊卑之意也龍見而雩常也周禮旱暵則舞雩不言時所以待變也歌哭而請非盛樂也月令於仲夏以盛樂蓋秦制與古異矣　方氏慤曰此言大雩帝後言大饗帝雩以祈饗以報也祈必於仲夏以

陰生於午爲物成之始也報必於季秋以陽窮於戌爲歲功之成也雩不必皆於帝雩於帝然後爲大雩饗不必皆於帝饗於帝然後爲大饗　楊氏曰郊非不用樂以禮爲主雩非不用禮以樂爲主葢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閒欲以陰陽之和達神明也存異鄭氏康成曰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　孔氏頴達曰以雩是祭天當從陽位以五天總祭不可偏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以春夏

秋冬共成歲功故知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知以人帝配之大皡五帝配靈威仰五帝案五帝當從蒼赤黄白黑五帝為正鄭注靈威仰等名目從禮緯殊不經　又案漢雩壇在龜山沂水之上葢即曾晳所謂風乎舞雩者馬氏通攷以為漢人舉事多即前代舊祀之地是漢乃因魯雩壇舊址為之與所謂南郊之旁異矣然鄭所以謂在南郊之旁者以南郊祭上帝此祭五帝五帝不可居上帝之壇

故别爲壇其旁然本文止言帝未嘗言五帝安見雩者必靈威仰五帝而配者必伏羲五帝乎詩雲漢篇憂旱也言自郊徂宫上帝不臨后稷不克又言昊天上帝則不我遺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則其壇即南郊其祭即上帝其配即已之先祖明矣唐貞觀禮雩祀五天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恐不若顯慶禮雩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之正也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

廟雛仕于反陳氏澔移是月也字置農乃登黍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登進也云嘗黍者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高氏誘曰雛春鷚也不言嘗雛而言嘗黍重穀也含桃櫻桃也　蔡氏邕曰此時黍新熟令蟬鳴黍是也　許氏慎曰黍以暑得名小暑至農遂登黍高氏誘曰雛新雞也　孔氏穎達曰櫻桃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於時亦薦　方氏慤曰雛蓋雞也必謂之雛者雞以雛為美也若羊則以大為

美配菽食則又曰雞者日之所食為常時之所嘗為
暫固不能無貴賤之別也
存異孔氏頴達曰孟秋農乃登穀穀黍稷也仲夏新
黍未熟猶用舊黍
案本文明言農乃登黍則新黍矣以為舊黍者悮
令民毋艾藍以染艾刈通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
正曰五月啟灌藍蓼熊氏曰灌叢生也開別此叢生之藍蓼使稀散 高氏

誘曰毋艾以染青未成也　孔氏頴達曰藍體叢生早别之則多傷此月長大始可分移布散也

存異陳氏澔曰藍之色青青者赤之母刈之亦傷時氣也

案陳氏説失之迂鑿

毋燒灰毋暴布（暴步卜反灰呂氏春秋作炭淮南子同今從之）

正義高氏誘曰毋燒炭草木未成也不欲夭物是月炎氣盛猛布暴則脆傷之　徐氏師曾曰毋燒炭不

伐薪也

存疑陸氏佃曰帛陰也布陽也湅陰也暴陽也養陽貴適其中雖不燒灰亦不暴布　張氏虙曰此二事亦為染而發考工記㡛氏湅帛以欄為灰言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又曰晝暴諸日則布亦必暴矣而曰毋者燒灰暴布則耗傷陽氣不欲張而用之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毋燒灰為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為盛火之滅者為灰毋暴布不以陰功干太陽之事

案呂氏春秋作毋燒炭與後乃伐薪為炭相對文義甚明暴布陸張說可參鄭說似未確

門閭毋閉關市毋索

正義鄭氏康成曰順陽敷縱不難物也　高氏誘曰門城門閭里門也毋閉民順陽氣布散於外也關要塞市人所聚毋索不征稅也　孔氏穎達曰商旅或隱藏其物以避征稅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　馬氏睎孟曰毋閉利宣也毋索不恃察以窮民隱也

朱氏申曰毋閉欲居者之得其凉毋索欲行者之得其利　陳氏澔曰毋閉一順陽氣之宣通一使暑氣之宣散毋索當時氣盛大之際人君亦當體之而行寛大之政也

挺重囚益其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挺猶寛也　高氏誘曰挺緩也

孔氏穎達曰益其食皇謂增益囚之飯食義當然熊謂益羣臣禄食非也　方氏慤曰挺其囚猶在所繫

故益其食焉 馬氏晞孟曰不以其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張氏虙曰恐以瘐死傷助長氣也 陳氏灊曰挺者拔出之義重囚禁繫嚴密故特加寛假輕囚不如是也

游牝別羣則縶騰駒班馬政

正義鄭氏康成曰別羣孕妊之欲止也縶騰駒爲其壯氣有餘相蹄齧也馬政謂養馬之政教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令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此之謂

也孔疏校人職云天子十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每閑馬二百一十六匹馬二歳曰駒三歳曰駣皋盛壯也佚用之不使甚勞教始乘習之攻駒制其踶齧者　高氏誘曰是月牝馬懐妊已定故别其羣　方氏慤曰言駒不言犢以牛性順無事乎縶之也馬政若周官趣馬簡其節巫馬治其疾校人辨其屬庾人掌其閑以及圉師之所教圉人之所養皆是　朱氏申曰班分布也

通論方氏慤曰馬火畜馬政於夏班之宜矣周官馬政皆列於夏官亦此意也於季秋又言之者夏主養

秋主御養於夏然後成於秋而可御也

案夏小正頒馬傳曰分夫婦之駒納之則法也葢牛馬皆感春生之氣而交故合累牛騰馬同月而牛生差早馬必十二月乃生至此則馬所妊之駒生矣故於駒之騰者縶之使調習也不言牿童牛牛之生多不待此月者且馬為戎備重之故特言之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

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齊齋同處上聲和去聲刑呂氏春秋淮南子皆作徑

正義鄭氏康成曰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掩隱翳也躁猶動也令月令毋躁為欲靜進猶御見也節耆欲定心氣微陰扶精不可散也毋刑謂罪罰之事不可以聞晏安也陰稱安　高氏誘曰至極也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晝之長極矣陰氣始起於下盛陽強蓋其上故爭擀深也止節之薄猶損也靜事毋徑言當精詳而後行也　孔氏穎達曰死生分

蔡云感陽氣長者生感陰氣成者死也君子謂人君已下至在位士也齊戒所以敬導萌陰也處不顯露又不躁動恐干陰以安之也歌樂華靡之事為助陰静故止之既止聲色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亦為微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滋味和調氣味殊異他時可食此時傷人凡此皆清静止息之事所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也　方氏慤曰陰陽争者此陰方来與陽遇仲冬陽方来與陰遇也陽主生陰主死微

陰既生則萬物向乎死矣故死生之理於是分也君子以陰陽方爭故潔誠居内退聽以待其定暑為躁寒静故於暑時特以毋躁戒之止聲色欲其視聽之專也進進御也方解緩之時慮揺其精故戒之主物言曰滋主人言曰和厚滋味而致和或昬憒其志意也嗜發乎外欲動乎内皆主於心故節嗜欲乃以定心氣也静事毋刑不欲動而有為也刑雖陰之事然用刑則動而有為矣故亦戒之陽造始而為早陰代

終而為晏始以生之終以成之故曰成　應氏鏞曰晏安也安靜之陰也陽生固貴乎安靜而陰德本靜尤不可有所擾也

案言毋刑者陽為德陰為刑也呂覽淮南子皆作毋徑言毋任意妄為其義為確

通論徐氏師曾曰聖人扶陽抑陰則安靜以養微陽可也今養微陰何歟曰天地不能純陽無陰人身亦然陰陽所以當交養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冬至圜丘夏至方澤皆有樂故知止聲非也　吳氏澄曰晏爾雅云柔也凡內而掩身外而靜事皆是順時保養以安定初生之柔陰使漸至完成而無所虧傷

辨正朱子曰止聲色蓋亦處必掩身毋躁之義若以正樂言則拘矣月令之說固多有未安而注以此為非則失其指

案君子無故不去琴瑟豈有審一定和之樂亦不一

御五服五章之色亦不一覩者哉此聲色乃指可以淫心蕩志者耳

鹿角解蜩始鳴半夏生木菫榮菫音謹又蟬始鳴夏小正作良蜩鳴又有唐蜩鳴

正義鄭氏康成曰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菫王蒸也　高氏誘曰蜩以翼鳴木菫朝榮暮落是月榮華可用作蒸雜記謂之朝生一名蕣詩顔如舜華　孔氏穎達曰爾雅椵木槿櫬木槿郭云二名可食或呼

為日及　方氏慤曰鹿好羣而相比陽類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陰類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言木堇別於堇草也以感微陰而榮故朝榮暮隕　張氏虙曰鹿山獸麋澤獸山高而澤卑麋受高燥之氣必資於陰麋受卑濕之氣必資於陽故其角生新而解舊也　朱氏申曰蟬陰類感陰生而始鳴半夏陽氣上而陰已生木堇陰氣兆而陽不固也

徐氏師曾曰鹿以陽為體以陰為末角末也故應陰

而隕　盧氏翰曰蟬兩翼喙長在腹下或以為無口以脅鳴有數種蜩螗皆大蛁蟧蠽皆小

寨康陽獸壯曰麌牝曰麀子曰麛有力曰麍角初生而赤曰茸不數日即成角骨之易長莫過於此夏至角脫盛陽之感微陰也蟬最大曰蝒青小曰蠽有文曰蜻五采曰螗楚名蜩宋名蝘陳鄭名蜋蜩齊魯名蝭蟧關東名蜓蚞先伏土中脫穢而出謂之蟬脫見日則鳴日陰則止夏小正云良蜩鳴匽之興五日翕

望乃伏蓋匽即蝘其興也以五日翕合也十五日曰望合望之日乃死曰興者不見其生曰伏者亦不見其死也其始鳴微陰喜附盛陽也半夏實圓色白其性燥烈感陽盛放生木堇朝榮暮萎與蜉蝣之朝生暮死同月皆微陰之喜附盛陽故不可久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

高氏誘曰為太揚火氣也　方氏慤曰夏火旺之

時南方火旺之地旺而又旺則其氣大盛而害微陰之生矣　朱氏申曰隆者不可復益也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正義鄭氏康成曰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也闍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　高氏誘曰積土四方而高曰臺加木曰榭皆所以順陽而宣明之　孔氏穎達曰李廵云有大殿無室曰榭郭云若今之堂堭　方氏慤曰居高明乃可遠眺望山陵自然高明之所臺

榭人為高明之所臺榭亦必升而言處不若山陵之不可久居也順陽在上故居處如此　張氏虙曰言可以者惟仲夏為宜也眺望可遠或困目力山陵可升或有嵐障臺榭可處或避高寒則亦有時不宜矣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螣音特又果實呂氏春秋作果蓏淮南子下有五月官相其樹榆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冬令則子氣乘之行春令則卯

氣乘之行秋令則酉氣乘之也陽為雨陰起脅之則凝為雹盜賊攻刦亦雹之類也五穀晚熟生氣促也螣蝗之屬言百者明其類衆八月宿直昴畢為天獄主殺果實早成生日短也民殃於疫大陵之氣來為害也　高氏誘曰冬寒氷凍故雹冬陰閉藏故不通春生育故五穀晚熟百螣動股之屬兖人謂蝗為螣蟲害稼故國饑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行秋成熟之令故草木零落而果蓏早成非其時氣故疫　朱氏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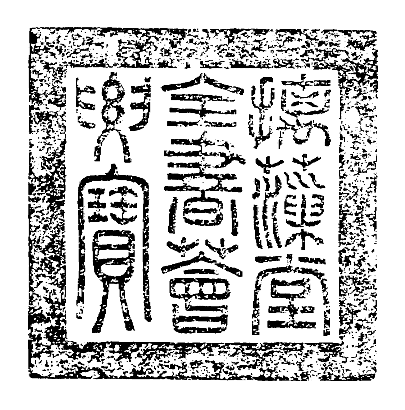
曰草木零落秋氣肅物也果實早成秋氣成物也

彭氏廉夫曰道路不通盜賊阻也暴兵即盜賊皆隂氣攻陽之故夏行春令則五穀之熟傷於太遲夏行秋令則果實之成傷於太早疫金火之相干也　陳氏澔曰行冬令為子水所傷行春令為卯木所淫行秋令為酉金所雝也　徐氏師曾曰百螣言多也春氣盛於末故蟲食葉

寀雹隂脅陽故雹中虛凍隂奪陽故凍上實不通冬

閉塞也暴兵水戰火陰戰陽也朱子云食葉曰螣今俗名蟥雨下日中附苗成質絲網葉上食葉盡而遇西風則化為蝨蓋卵中房星主蠶氣亂故為螣也酉有大陵積尸之氣故疫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南光普